



蓝关古道今观

蓝关道上

刘少鸿

20世纪90年代末,312国道改道走牧护关以前,从西安到商洛,走的还是老秦岭,即现在的101省道。这条路现在很少走了,天气好时,偶尔走一下,也是为了顺道看看风景,忆忆当年。

张家坪,韩家坪,是公路沿线最靠近山顶的两个村子。过了韩家坪,山岭上就是商洛地面了。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以上的人来说,这段路可谓记忆深刻。而这里,也确实发生过不少故事。

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老红军李学先重返商洛,从西安前往商洛途中,到了韩家坪,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他让车停了下来,望着韩家坪山,看看四周地形,激动地说:“这就是当年活捉国民党少将专员汤有光的地方。”

那是1936年5月下旬,红74师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郑位三率领的红1团主要在镇安、柞水、蓝田边界活动。李学先是第1团团长,他们来到西安至商洛的交通要道,潜伏在韩坪山上,目的是袭击敌45师运输车队,补充军需给养。当时天有些热,他们埋伏了很久,也没看到敌军运输车辆过来,正着急时,却见3辆马车在公路上急行而来,马车上还有七八个穿灰色衣服的国民党士兵。这伙人似乎走累了,来到一棵核桃树下休息,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的红74师1团手枪队的战士就迎了上去,敌人见是“自己”人,毫不在乎地问:“兄弟,哪个部队的?”手枪队的战士“呼”地把敌人围了起来。这时,为首的那个官员急切地说:“不要误会,都是自己人。”

我是赴商洛任专员之职的汤有光!你们是哪部分的?”手枪队的战士厉声喝道:“谁和你自己人?我们是红军。你们不许动,缴枪不杀!”

没有伏击到敌人的运输车队,却逮住了一条大鱼,还缴了国民党士兵的枪,李学先十分高兴。他审问汤有光时,汤哆哆嗦嗦地说:“我没做对不住贵军的事,我才刚要赴任呀!”

汤有光是商南县富水镇桑树村人,曾任新疆省高等法院法官,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刚被国民党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委任为第四专署专员,万万没有想到会在前往商州上任途中成了红军的俘虏。这汤有光也真够倒霉的。

李学先命令战士把汤带给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经审讯后就地枪决,并在他身上贴了宣判其罪行的布告,引起陕西省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极大惊慌。西安的《西京日报》曾作报道,称“名流汤有光,误遭……伏击”,深表哀叹之意。

也是在1996年夏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西安电视台拍摄中共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和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专题片,专程来到根据地中心商洛采访。由于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建立最早的红色政权,所以西安市对其十分重视。他们得到的线索,是葛牌镇上做生意的商县人很多,势力较大,建立苏维埃政府时,推选的主席田银斗,人称“田司令”,就是商县人,老家在南秦岭子底下。我和时任商洛电视台副台长的刘伟一块接待并陪同他们进行了一番探寻采访,岭南岭北几个村子都跑了一遍,也没寻出个结果来。找到一两个老年人,说村里六七十年以前出去在葛牌做生意的人都在那里落了户,老家大多没落了人,再没回来过。他们也说不清都有哪些人了!

葛牌镇是蓝田县四大古镇之一。该地是连接关中、陕南的要道,也是蓝关古道的支道之一。一岭之

隔,分别是商州的牧护关、三岔河、杨斜,柞水红岩寺、曹坪诸镇,呈半包围状环列于东南方向。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葛牌镇的商贸繁荣起来,逐渐成为蓝田东南山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转站。所以,葛牌镇上商洛人很多,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河山。

红二十五军第一次到葛牌,正好是大年三十。前一天,几名侦察员化装成赶集的小商贩和打花鼓卖唱的,混杂在人群中摸清了街上的情况。三十一一大早,红二十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葛牌镇,并在街道上的戏楼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讲演,把没收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了穷苦百姓。红军战士端来米饭、肉和烩菜,送给老乡吃,大家一起过了个大年初一。第二天,红军就接到情报,说国民党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的两个团气势汹汹地经蔡玉窑、河岭子、庙台子向九间房搜索,分三路向葛牌镇扑来了。红军冒着寒风大雪快速前进,抢先占据了葛牌镇与九间房交界处的文公岭,将进攻的敌人引进埋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一场恶战,击溃敌5个营。

2月7日,大年初四,红军在葛牌镇街道上召开了建立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大会。当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田银斗,确实是商县人,他同时还兼任农民赤卫队司令。他们身背长枪、大刀,肩扛长矛,活跃在蓝田、商县(今商州区)、柞水、山阳、镇安等县交界地带。后来成立五星县时,田银斗任县苏维埃主席,办公地址设在了柞水县的红岩寺街头东岳庙里。1936年2月,田银斗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于甘家坪。

蓝关道上,纵横古今的一股英雄气象,历久弥新。



韩家坪



葛牌镇



六十年的「绿色情缘」

朱卫东

我珍藏有一只非常精美的陶瓷笔筒,它承载了我家4代人60余年的“绿色情缘”。

这只笔筒造型宛如一根竹节,筒壁上是一幅精工描绘的“山野植树图”,远方青山连绵,近处苍松挺拔。山石嶙峋间,红梅朵朵盛开,春意盎然,正是植树的大好时节。两位胸前飘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个扶树,一个培土,忙得热火朝天。一位身着绿色上衣的女学生扛着一面红旗从远处走来,另一位男生也扛着铁锹匆匆赶来帮忙。

这只笔筒最初是祖父的藏品。20世纪50年代末期,祖父到东北一家林场谋生,主要工作就是植树,一干就是30多年。有一年,祖父被评为劳模,到省城参加林业部门召开的表彰大会,这只绘有植树场景的粉彩笔筒就是祖父获得的奖品。后来,祖父老了,退休返乡,这只陪伴他度过了几十年植树生涯的笔筒也被带回了老家。祖父临终前,把笔筒交给了父亲。

父亲在乡里的林保站做技术员,整日和各种树木打交道。为掌握准确的林业信息,他经常背着干粮和白开水钻进林区,统计数据,采集样本,一去就是几天。作为林业职工,父亲也喜欢植树,一方面大力推广本地优势树种,一方面也尝试着引进和培育外地的优质树种,因成绩显著,多次被表彰,成了远近有名的“植树达人”。

知道我喜爱收藏各种老物件,前些年父亲把这只笔筒转交给了我。对于这只笔筒,我非常熟悉。我还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捧着笔筒给我讲述画面上的植树故事,告诉我要做一个爱植树的孩子。成年后,我虽然没有进入林业系统,而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却依然有着浓厚的“植树情结”。课堂上我为学生介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重要意义,课余时间带他们在校园和公园里参加植树活动。每年春天,我都要回到老家,和女儿一起植树。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祖父和父亲的殷切希望。

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我在老家院子里为她种下了第一棵树。女儿打小跟着爷爷到林区看护各种树木,“植树情结”早已在她心中生根发芽。在学校里,她积极向同学们宣传植树造林的诸多好处,带头成立了植树护绿小组。高中毕业,她毅然报考了一所全国知名的林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一连两个暑假,她都到林业部门顶岗实习,熟悉相关工作。我有一个打算,在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把这只承载了4代人60余年“绿色情缘”的笔筒转交给她,让这只笔筒伴随女儿实现一名林业科学家的梦想。



逐梦蒿坪

贾格年

2021年强降雨频繁发生的7月,我们3人小分队来到了镇安县庙沟镇蒿坪村,成为商洛学院新一届驻村工作队。

8月23日,一场大暴雨带来了几十年未遇的自然灾害,驻村工作队每天都处在防汛备战状态。第一次领到的防汛物资,是村党支部书记递给我的一个编织袋,里面装有一件雨衣、一双高筒雨鞋、一个手电筒、一个扩音器、一部对讲机及一个充电器。我们的任务是下沉基层农户家里,保障农户生命财产安全。

大雨滂沱之中,我先后去了村民翁立超和五组组长丁邦祥的家里。除了防汛抢险,我印象极深的是翁立超怕我吃不惯他家的饭,一会儿给我拿来3个蒸得热气腾腾的玉米,一会儿又拿过来3个烤得金黄的玉米,这样的热情让我没法推辞,硬是吃了3个玉米。随后我来到了丁组长家,老

两口不管我再三解释说吃过了,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真是好有压力又令人感动的一顿饭,我吃两口歇一会儿,最后总算没有辜负村民的一份盛情。

就这样,我们与村民从相互陌生逐渐变得融洽自如,也收获了深厚的信任和情谊。半年多的风雨兼程,我们实现了从高校教师向基层工作者的转变,从不适应农村基层工作向逐步熟悉农村基层工作的转变,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听起来是宏观而抽象的,具体到蒿坪村的工作,每一个词都是具体鲜活的,紧密地联系着每一位村民的期盼和向往。

我们走门串户,与村民谈心,了解村情民情,为“示范村”建设建言献策,努力为“两园两场一中心”建设积极作为;在汛期日夜

坚守,确保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或少受损失,在灾后重建中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随时随地宣讲疫情防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平安建设的政策,当好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森林防火的带领者,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见证了评一方习俗,听懂了一隅方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滚滚的洪水倾泻而下,听到了洪水带起来的石头相互撞击的声音,经历了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堵塞后边修路边行进的行程,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战胜了诸多现实困难,也增强了做实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有一种选择,是逆向而行。对于驻村工作队而言,我们不是走向光鲜亮丽的城市楼宇,而是走向山青水绿亟待释放资源能量振兴发展的乡村田垄。蒿坪,我们一定要让它变成美景如画文明兴旺的新农村!



宣传惠民政策

真情面对面